

漢族之發展與東北之開闢

金 鑠

東北民族，非一系統，在長期發展中，相互交錯，極爲複雜。最古者有肅慎族，扶餘族，其次西有東胡，東有濊貊，復次，肅慎一系有挹婁，勿吉，靺鞨，女真等族；東胡一系有烏桓，鮮卑，契丹等族。此外又有自東而來之韓民族，自西而來之蒙古族，當然最主要者則是自南而來之漢族。

漢族何時到東北？根據考古學上及史前史之資料，可知東北在史前可能有漢人棲息。日本史學家鳥居龍藏之考證——認爲東北史前之黑陶文化和內地山東半島龍山鎮所發現之黑陶，是同一形式。又民國十年，安特生氏 (Anderson) 發掘奉天錦西縣沙鍋屯史前遺址與同年安氏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亦有同樣之發現。其後步達生氏 (Davison Black) 之研究報告亦同意沙鍋屯新石器時代之遺骸與現代華北人相似，(註一) 故可斷定此二址同屬新石器時代遺蹟，且爲同一民族所遺留者。

又據鳥圖騰民族之說法，殷民族可能起於東北，如詩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商頌是宋國歌頌其先德之祭詩，宋是殷商之後裔，殷商人根據圖騰，造出神話，自信其祖先是玄鳥所生，玄鳥即是燕子，(註二) 子字在象形文字上，即爲初生羽毛未豐之燕子圖形。又詩商頌長發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成湯十二代先祖，截，傳斯年氏認爲在今鴨綠江北岸安東省，史記殷本記載，商始祖契，其母行浴見玄鳥墮卵，吞卵而生契，傳氏證實此爲東胡族之傳說 (註三)，東胡民族世居東北，此種傳說，當與殷商傳說相似，此爲殷民族早已在東北之證明。

其次來東北之漢族，在史乘上可考者，如箕子之東封朝鮮，尙書大傳及史記宋世家有謂：

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二祀來朝。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鴻範」，於是武王封箕子而不臣也。

又史記殷本紀亦載有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事。至於箕子初封朝鮮地方，大概是今平壤附近，他領有之地甚廣，包括今鴨綠江以西一帶（註四）故金毓黻氏謂：

吾詔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以開拓東北之疆土，一如太公封於齊，召公封於燕，蓋當時一藩國也。試就魏略之文考之，稱箕子之後，曰朝鮮侯，則先世必膺五等爵之侯封，如魯君之稱魯侯，齊君之稱齊侯也，燕亦侯爵，戰國時，僭稱王，而朝鮮亦自稱王，則朝鮮與中國北方之燕，地醜德齊又可知，是時中國諸侯之爭霸者，必尊周室以自重，而朝鮮亦欲與兵擊燕，以尊周室，則其所處之地位，正與中國之諸侯等，近人不察，多視箕氏朝鮮，為東夷之一，與後來之王氏高麗，李氏朝鮮等，此實大誤，箕氏朝鮮為漢族所建之藩國，實佔漢族開拓東北史上重要之地位，不得以其國都，遠在鴨綠江東，而存歧視之見也（註五）。

肅慎；是東北最古之民族。如尚書序上說：「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又國語及史記孔子世家上記載，孔子能識肅慎楛矢，證明孔子時代或以前，中國人已知有肅慎民族之存在。至於肅慎領域，大概在今吉林寧安縣以北，奄有混同江南北地方，東至大海。按晉書卷六十七肅慎傳，稱肅慎東至大海，廣袤數千里，曹魏景元末（公元前二六三）來貢楛矢石磐弓甲貂皮等，晉武帝太康初（公元前二八〇）復來朝貢，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獻石磐，至成帝時，通貢於石虎。由此可見，肅慎不惟周初通貢中夏，至魏晉時更甚。至南北朝時，據日人鳥居龍藏之考據，肅慎之一支名奧洛古者（註六）曾渡海經庫頁島，更入侵至日本。

有時由日本北海道之宗谷，侵入石狩河畔，有時由出羽海岸，侵犯日本海方面，至龍登，佐渡諸地，日本史上所稱「米西哈賽」，或曰「亞細哈賽」之肅慎，自其地理學的關係，其民族，其土俗風俗，不能不轉而憶及奧洛古，日本史所稱：「肅慎之犯渡島」，又如佐渡記事之類者，蓋于此以一種暗示也（註七）。

至於與西面漢人之往來，恐有甚於通貢者也。

總之，自殷朝末期以來，漢族人進出於東方者很盛，且甚多人移往於遼西及遼東南部地方。故有箕子受封之說法。至周末戰國時代，燕國以今日之北平爲中心，大爲強盛，領地直達東北，秦開伐大凌河方面之東胡，和箕子之後裔朝鮮侯發生衝突，結果燕國乘機開拓東北，在遼河谷地及大凌河流域，設置遼東、遼西、右北平、上谷、漁陽等五郡，此實爲東北區域，開置郡縣之始。徵之史籍：

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註八）。

東胡者，乃烏桓鮮卑之前身，盤據在遼西遼東一帶，曾一度強盛，成爲中國北方邊患。所以戰國時代之燕趙爲防止其內侵，各築長城以阻擋。

關於東胡強盛時期之情況，一直不甚明瞭，只知其南侵外，又向西方壓迫匈奴。不久，匈奴的冒頓單于出世，轉弱爲強，騎射東向，東胡無力抵禦，漸形衰微，分裂數部。乃有烏桓，鮮卑二族出現，盤據今熱河遼寧一帶。由此證明，在東北之東方，有肅慎一族，西方有烏桓鮮卑二族，在中間有文化較高者之漢族溝通，對東北之開化不無影響。

燕人衛滿滅箕氏朝鮮，漢族隨移東北者一定很盛，由近年在遼寧出土之刀布可爲一證。

清光緒二十九年三十年間，日俄戰役，曾在大石橋（遼寧蓋平縣）之盤龍山附近掘土，發現戰國貨幣之一種，此貨幣即燕國西方趙國之明邑地方，所造之明刀，而同時在遼陽太子河附近掘得者，亦有此種貨幣（註九）。

民國十八年秋，蓋平所屬熊岳城北五里鎮藍旗村，村民由地中掘出古泉甚夥，皆戰國時貨幣也。分六足布尖足布兩種，大抵皆具於古泉滙，若平陽安陽魯陽襄垣武平關韓八七諸幣，多出於燕趙韓魏之間，若陶陽郟平州諸幣，皆出於魯地（註十）。

由出土諸幣之文字觀之，不僅有燕人避地於遼東，齊趙之民，亦有之。

衛氏朝鮮，箕都王險城，據推斷在今平壤附近。頗為強盛，其勢力在南方領有真番與辰之原有民族，在東方抵於遼東半島。

漢代東北局面大起變化，因衛氏朝鮮，對漢代並不恭順，居然與匈奴聯絡壓迫中原，且阻止濊君南閭，真番辰國之向漢朝入貢。故漢室震怒，元封二年（西元一〇九年），武帝開始討伐衛氏朝鮮，翌年平之。置樂浪、玄菟、真蕃、臨屯四郡。考新設之四郡中，與東北關係最密切者，是玄菟郡。其西自鴨綠江本支，經修佳江至渾河上游地方，東則以咸鏡道全部沃沮城（咸興）為中心，以達日本海。可見此四郡，實際上包括朝鮮北部及東北南部地方，其範圍不僅僅在朝鮮耳。故當時所謂東北，和朝鮮無一明鮮界限，可謂東北與朝鮮是一體，全屬中國領土之一部份。

此外，樂浪在玄菟之南，以平壤為中心。臨屯在樂浪之東，真番在樂浪之南，樂浪郡雖在玄菟之南，漢人亦多，並保持高度文化。金毓黻於民國二十一年曾親往樂浪遺址考察，得二漢墓：

其一為漢五官掾王盱之墓，其二為樂浪太守掾王光之墓，得此發見，一可證樂浪郡治，即在今平壤附近，二可證漢人官於斯土者極多，即漢人之聚族於是者，亦甚多也（註十一）。

又樂浪王氏顯於漢世有王仲一族（註十二）。

漢人之移住樂浪者，除王氏一族外，尚有李氏等族，再就漢人之羈於辰韓者多至千五百人（註十三）推之，則其移住樂浪者之多，可以想見。

樂浪郡維持最久，達四百餘年，蓋由於漢人聚居斯土者多，使其保持高度文化所致。

漢武帝未滅朝鮮之前，曾置蒼海郡，其地在今朝鮮半島東北部，迨武帝定四郡乃罷蒼海郡。

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註十四）。

元朔元年秋，東夷濊君南閭等，人口二十萬人降爲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註十五）。

據金毓黻考證，蒼海郡罷後，大部併入臨屯郡，並非另置四郡之外，如：

武帝因濊人之內附、而置滄海郡，名以滄海，則爲濱海之地可知，旋以公孫弘言其勞費而罷，元朔三年罷蒼海郡，西元前一二六年，前於定朝鮮者七年，迨置四郡之初，則蒼海郡故地之大部，已括入臨屯之內，非於後置四郡之外，又別有蒼海郡之地（註十六）。

至昭帝時，罷臨屯眞番二郡，並非委棄其地，改用邊郡分守之制，設都尉以制其地。

昭帝昭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玄菟，玄菟復居句驪，自單婁大嶺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尉（註十七）。

據以上諸史所載，漢武帝之定朝鮮，開四郡，不過將燕秦以來東向之成果，加以延綏而已（註十八）。

漢族聲威之遠被，亦即漢族文化之擴張，各野蠻民族因受感染，漸漸開化；乃有扶餘，高句麗之建國；烏桓，鮮卑等族之發展，蓋因值兩漢交替之際，漢勢衰微，無暇遠顧。

東北民族，最早見於史乘者，首推肅慎，前已述及。該族當時聚居吉林東部寧安縣以北。今日吉林之樹海與古時肅慎人時代無異，古肅慎人生活在樹海中，長期經營射獵生活，因而弓矢發達。肅慎人之後，在今長春西鄰農安縣附近，又有扶餘族之出現。在此之前，本爲濊族所居之地，稍後乃移向朝鮮半島東北部，考扶餘濊貊何以均選農安附近爲根據地？此概與地勢有關，吾人觀遼河與松花江之分水嶺，即爲伊通河所經流之西岸。換言之，即懷德、伊通、農安與長春等地，相當於郭爾羅斯前族一帶，均爲脊梁地區，故長嶺附近，爲兵家必爭之地；故東北中心要地，既非奉天，亦非吉林，乃伊通河畔之農安，長春是也。

扶餘始祖，名曰東明，因傳說不一，有寫作未蒙者，鄒牟者，或都慕者。其民族開國之初，皆未脫離圖騰意味，有半神

半人之首領被崇拜，東明可能即爲此種人。

關於東明之事，在三國志魏書中云：

昔北方有豪離（索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豬以喙噓之，徙置馬閑，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爲天子也。乃令其母牧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鱉爲橋，東明得渡，魚鱉乃解放，追兵不得，東明因都王扶餘之地。

上文所述，固然是一種神話，惟由此可知其已統一，且大部已開化，反觀兩漢時代，互四世紀之黃河文明，以其輝煌燦爛之姿態，使四週民族均受洗禮，改變生活，而受惠最大者，乃當時扶餘朝鮮各族。

扶餘之發達與遼東之公孫度有密切關係，後漢末年，公孫度自稱遼東太守，以襄平（遼寧省遼陽）爲根據地，將其女妻扶餘王尉仇台，其目的在借助扶餘來牽制東方之高句麗與西方之烏桓。三國誌魏書扶餘傳中有謂：

扶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嚚天，性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

文中所指之玄菟，大概在今之撫順附近，再向北千里，即爲今之農安、長春、雙城、五常、賓州及伯都訥（今扶餘縣）阿勒楚克（今阿城縣）等地，皆古扶餘活動之區域。弱水亦稱那水，指黑龍江而言；指扶餘人所到之地方，在當時所謂戶八萬，人口可能在二、三十萬以上。

「其民土著」一語，值得吾人考究，既然土著，非游牧生活，概已定居，從事農業。同時有宮室、倉庫、牢獄，是表示文化程度已甚高，至於，勇而謹厚，不寇鈔，亦證明扶餘人，受過相當之教養與漢文化之洗禮。

扶餘，高句麗，公孫氏在東北東方有相當勢力之時，西方又有東胡別部，烏桓，鮮卑漸趨活躍。烏桓係在興安嶺中，漢武帝時，降服漢朝，助漢室偵察匈奴動態。遼東漢初年，匈奴遁走北方，烏桓得入漠南一帶。光武帝以懷柔手段，封其各酋長爲侯，爲王，使各居塞內，烏桓乃漸臻開化而強盛，據有大凌河上游及熱河大部地方，且奠都於柳城（今熱河朝陽）。比及曹操得勢，烏桓王敗於柳城。此族勢力，從此消沈；鮮卑族繼之而起。

迨三國時期，魏明帝拜公孫淵爲大司馬，揚烈將軍，遼東太守，並封爲樂浪公。但公孫淵因受南方吳之引誘，曾「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註十九）因此，魏改變外交政策，用武力討伐公孫氏及高句麗。故於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派司馬懿征討，改其都城，一戰而勝，魏乃收其地爲直屬，實行郡縣。征高句麗，亦因其不遜，派毋丘儉討之，（二四四）將兵一萬，陷其丸都，逐之北遁，刻石紀功，凱旋而歸。

總上所述，證明東北區域，自史前下逮漢魏，由於漢族之發展，使其部族，生活進步，漸次接受文明矣。

註一：地質彙報第一五號第一冊

註二：見詩玄鳥毛傳，說文解字燕部乙部

註三：見傅斯年著夷夏東西說

註四：金毓黻東北通史

註五：同上

註六：蝦夷稱興洛古俄人稱興洛古，彼自稱烏洛加

註七：見湯爾和譯鳥居龍藏著東北亞洲搜訪記附錄

註八：史記匈奴傳

註九：稻葉君山滿州發達史

漢族之發展與東北之開闢

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

註十：東北集刊

註十一：金毓黻靜晤室日記（未刊本）

註十二：後漢書循吏傳

註十三：魏略

註十四：後漢書東夷傳

註十五：漢書

註十六：金毓黻東北通史

註十七：後漢書東夷傳

註十八：傅斯年著東北史綱卷一

註十九：魏書公孫淵傳